

與生命同步成長的教學生涯

文·圖/黃奕珍

對很多人來說，「教學」可能只限於求學時期的某類經驗，但對我來說，「教學」是日常，是持續做了三十年的事。照《禮記 檀弓》的說法，把一件事好好的做完，直到最後，便算是君子^[註1]，那我也庶幾得以入君子之列了。

最近檢點自己的教學生涯，發現有幾個明顯的改變。

剛開始教書的時候，流行改錯之類的考題，而教大學生國文，最常碰到的便是作文中不當的用詞、完整度不足的句子、意義互相矛盾的表述等等問題。於是我摘錄學生的病句，一一加以改正。並曾於上課時間將典型的病句抄在黑板上，再請學生以組為單位一起加以修潤。本來以為這是相當紮實的訓練，可惜功效不佳，學生不是改不出來，便是改好後下次仍舊犯類似的錯誤。反而是另一種方法成果斐然：我幾乎每學期都分享學生優秀的寫作成品，有時是突出的觀點，有時是一篇章法井然的作文或深邃細密的讀書報告。當然，在分享前，一定要提點其長處。我發現學生對同儕有著莫大的興趣，也

常產生特殊的共鳴。所以，分享作品往往能夠激發他們的學習動力，誘導他們努力向前，大有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」的氣勢。由是發覺，原來斤斤計較於細部的錯誤，對教師的專業技能的確有所助益，可是，學生展現的卻是對更好、更美、更充實的的作品之積極嚮往。「林盡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彷彿若有光」，原來人性便是自然地往有光的地方前進。

這個領悟讓我開始設計一些能吸引他們的教法。例如，用一連串的問題引導思考的持續推進。以著名的〈後赤壁賦〉末段為例，除了先作整篇結構的分析與說明外，再用以下這些問題帶領學生尋繹此段蘊含的深意：1. 「須臾客去」在此的用意？2. 道士的形象和「鶴」有關嗎？3. 道士為何問「赤壁之遊，樂乎？」東坡為何不直接回答「樂」或「不樂」？4. 道士為何不說自己的姓名？為何以「顧笑」回應東坡的提問？5. 東坡夢醒之後為何還想尋覓夢中的道士？6. 為何要以一個夢結束全文？

只要有一、二個學生帶頭作出回應，往

往就能啟動討論，而逐步完成預定的教學目標。進行順利的時候，恍然覺得學生像是機敏的獵犬，緊盯著獵物，馳騁於原野之上，而且彼此間還能互相協作。這種教法靠的是吸引學生的注意，用發自內心的好奇心要他們跟著跑，但要留心是否有學生落隊跟不上，若有的話，便得進行補救教學。

另外則是，剛開始教書的時候，因為對教材與教法都感到生疏，基本上僅能要求自己把預定的進度教完，無暇顧及其他。隨著經驗的累積，我對學生的整體與個別反應愈來愈有興趣，於是慢慢地把重心從單向的講授移向雙向的互動。從整體的角度來觀察，大約前十年的學生基本程度相當好，但比較內向，畏懼上臺或公開發表意見，會與老師保持一定的距離。之後的學生則愈來愈活潑開放，樂於參與討論，上台發言更是落落大方。當然，個別的差異仍舊很懸殊。對於較早期的學生，我鼓勵他們表達看法，不吝讚美，對於之後的學生，則努力提升發言內容的品質。然而，不論如何，學生都會有一些共同的煩惱，例如，進到人才濟濟的大學後，感到自卑；對學習環境的變動適應不良；不知如何重新設定人生目標等。而這些煩惱若未得到紓解，對他們的整體學習影響很大。所以我會找機會在課堂上和他們聊聊相關的話題，問說：「如果進到一所大

學，發現自己遠比其他同學優秀，你覺得如何？」有時用山濤的故事加以開導：山濤非常欣賞嵇康與阮籍，他的妻子相當不解，直至窺見二人以後，才向丈夫說：「君才致殊不如，正當以識度相友耳。」（《世說新語賢媛》）她的想法很簡單，不必無謂地與其他人比較天資與才華，只要有寬濶的胸襟和獨到的見識，也能與優秀的人做好朋友。或者在課程的具體規定中加以解說，例如，請他們依課程進度表上列明的週次繳交作業，並申明自己不會事前提醒，因為他們須學習切實管理時間、安排工作。而前述的〈後赤壁賦〉末段，正是蘇軾貶謫黃州後，對於人生感到迷惘之時，他努力打破固有的二分思維（樂／不樂、是人或是鶴），對於夢境的啟示保持開放自由的態度。這些也可以撫慰面對大學生活徬徨不安的學生。

說到這裡，順便談談文學作品在教學上的特殊價值：如上所述，我們毋須涉入學生個人的事件之中，卻能以恰當的距離共同探討某些重要而基本的問題。在講到神話時，提出其所彰示的世界觀，並提醒學生對自己的重新加以省視。如《淮南子 覽冥訓》記載往古之時，天地廢裂，水火不息，猛獸食人，「於是」女媧出來平伏禍亂，匡正秩序，最後人民回到美好的生活境地：他們再度「背方州，抱圓天，和春陽夏，殺秋約



師大英語系一年級「聽講練習」課同學與李振清老師合影

冬，枕方寢繩」。這個神話的敘述方式，喻示當災難頻至之時，自然會出現像女媧這樣的人物來解救眾人，不過，被解救的眾人須是「顓民」，亦即良善老實的百姓。同時，它也表現對世界的信任，只要持養做人的基本德行，其實毋庸對未來太過擔憂。又如莊子所說的「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」也揭示相類似的心態。讓學生知道有和自己不同的處世信念，對平息他們莫名的壓力有相當的幫助。

由於體認到學生在個性、才能、背景等的個別差異，我愈來愈常讓他們專注觀察與體驗自己的生活，並從中得到屬於個人的特殊領悟。「大學國文」課程的作業會依據自選的主題，寫作與學業、交友、家庭等面向相關的思考所得。每次寫作時間至少隔一星期，須寫6次，每次至少200字，之後再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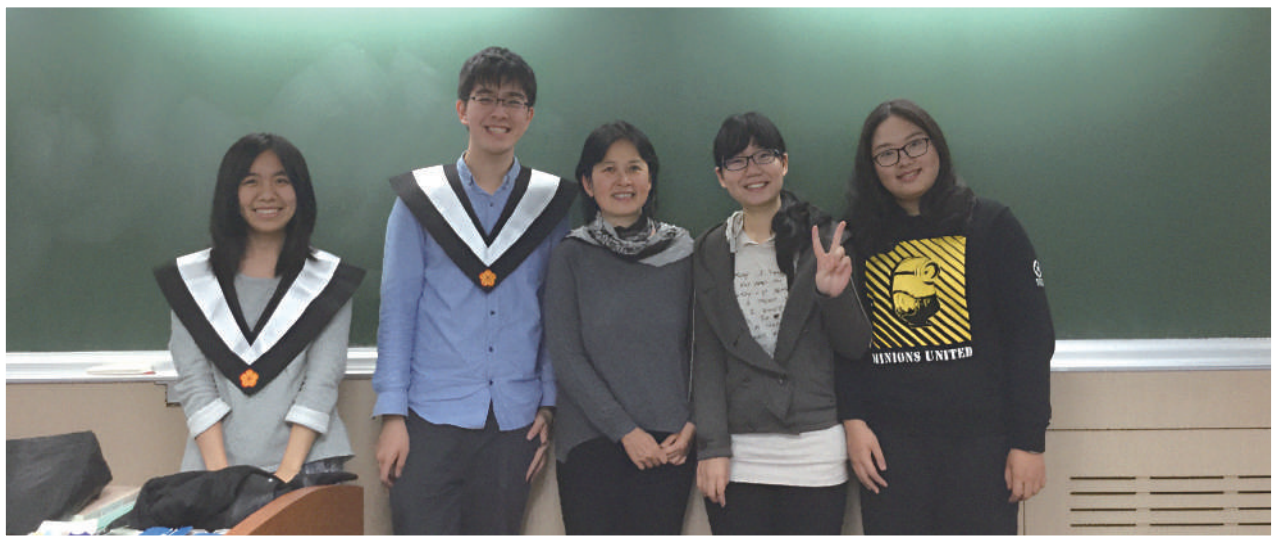
成一篇論說文。這六次札記是為積累寫作素材作準備的。有趣的是，這部分卻蘊藏著不少璞玉渾金，在最後的文章中迸發光采。上學年的學生，在飽參「知也無涯」的各種詮釋後，結合自己的專業課程之啟發（如「森林療育」），最後總結自己的所得為「我不慢，是世界太快。我是正常速度。我仍在無涯的路上前行——踏著合適的步伐，伴隨不多也不少的人們，與那些在空白處等著我發掘的沉思角落」。另一位學生溫習課業總是力求該備，但他細參「逍遙」的進路後，發現「不管想達成何種目標，我們真正應該做的，不是把『我還可以』化為一把尖刀抵著自己前進，而是適時提醒自己『這樣就可以了』，在對的時間點為喘不過氣來的自己鬆綁吧！」學生真切的生命領悟，也反向霑溉了我，所以，「教」與「學」其實是融為一

體、密不可分的。

回顧過往，我認為自己愈益注重與學生的互動，可能與初入大學所受的震撼有關。以大一的「聽講練習」為例，老師要我們以他為中心圍成半圓形坐好，然後設定一個又一個問題，讓學生自由發表看法。雖然當時懵懵懂懂的，但也能感受到一定的衝擊。而一直維持教學的興致，則當與生長背景有關。我從小住在學校宿舍，父親是中學國文教師，父母二人離開家鄉，在異地生活，身邊親友不多。小時候陪著玩耍，過年時幫忙

大掃除，搬家時一手拎把凳子一手牽著5歲的我的，都是爸爸的學生。他們是我幼年世界中重要的支柱，也是我認識世界重要的一環。熟悉、信任師生間的情誼也許是我有機會完成君子之事業的關鍵原因。（本期專題策畫／臺灣文學所黃美娥教授&公衛學院郭柏秀副院長&法律學系楊岳平教授&管理學院黃恆獎副院長&政治學系蘇彩足教授&生命科學系鄭貽生主任&理學院葉素玲副院長）

註1：「君子曰終，小人曰死」，注：「事卒為終」。



與臺大中文系學生合影

黃奕珍 小檔案

廣東梅縣人。1995年畢業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，獲中國文學博士學位。現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。研究領域為唐、宋詩歌，唐、宋詩學。代表著作有《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》、《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》、《象徵與家國—杜甫論文新集》。另有多篇相關論文。曾獲6次院教學優良獎、2次校教學優良獎及110學年度校教學傑出獎。